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自古以来，尊师重教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第35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我们循着石家庄自唐代发端便承担起教育育人功能的古代书院的历史脉络，穿越历史时空，去感受那份独特的诗书传世的人文气息。

石家庄历代书院——

立德树人 兴盛千年

□本报记者 杨惠玲

提起书院，我们都不陌生，古代“四大书院”人们几乎耳熟能详。鲜为人知的是，石家庄古代的书院自唐代发端，历经唐、宋、元、明、清的漫长发展，涌现出众多的书院，在石家庄的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教育成就声名显赫

在石家庄西南20多公里外，有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山——封龙山。相传大禹曾在这里治水，把一条乱水蛟龙封于此山中，故名封龙山。

封龙山是河北教育史上的名山之一，早在汉代就是教育发达地区。东汉时期，著名学者伏恭“迁常山太守，敦修学校，教授不辍”，极大地促进了常山郡教育的发展。后来，学者李躬开始在封龙山讲学。《续文献通考》记载，山中有“汉李躬授业之所”。

五代时期，书院作为一种新的教育场所开始出现。据考证，唐宋五代时期，位于封龙山的西谿书院的创设，引领了石家庄书院的发展，点燃了石家庄书院的星星之火。

至宋代，北宋名相李昉曾在封龙山创设中溪书院和封龙书院收徒讲学，开河北书院教育之先河。北宋时期，见诸记载的河北书院有三处，全在封龙山中。一座是封龙书院，在封龙山脚下，原为汉代李躬授业之所；另一座书院在龙首峰西，称西谿书院；还有一座为中溪书院，在龙首峰下，《续文献通考》称为中峰书院，据载也是李昉授业之所。北宋时“山长张蟠斐诸人相继聚徒百人”，是当时河北最大的书院。

历史上的封龙书院声名显赫，在宋代与西谿书院、中溪书院、保定涿池书院称为“江北四大书院”，可与当时享誉江南的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相媲美，素有“南岳麓，北封龙”之誉。

元代时，封龙书院得到空前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公元1251年，宋城籍著名数学家李冶结束了流亡生活，从山西东归，“买田封龙山下，学徒益众”。他在乡民及镇定路都元帅使史天泽、真定督学张德辉和著名学者元好问等人支持下，重修李昉讲堂，重振封龙书院。

继李冶之后，藁城籍学者安熙主持封龙书院，“其教人以敬为本，以经术为先，弟子来去，常至百人”，“四方之来学者，多所成就”。著名文学家苏天爵就是安熙的门生。

封龙书院人才辈出。西谿书院的创立者李躬曾为汉明帝刘庄的启蒙老师；唐代武则天爱将郭震到此游学；重建封龙书院的李昉为北宋名相；《清明上河图》的首创者张著曾在封龙山担任过山长；被后人称为“龙山三老”的李冶、元好问、张德辉在封龙书院讲学、授业、著述；“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在书院求学时创作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剧本；戏曲家尚志贤、杂剧家李文蔚、集贤学士焦养直、文学家苏天爵等名贤儒士都曾就读封龙书院。成就最为显著的是金元时期著名数学家李冶，在封龙书院讲学期间完成了《测圆海镜》《益古演段》两部数学著作。《测圆海镜》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以天元术为主要内容的著作，其主要内容是“立天元一”表示所求的未知数，即“立天元一为某某”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设x为某某”。《益古演段》是推广和普及天元术的数学名著。李冶是数学未知数的最早发明使用者，是代数解方程的创造者，是最早使用数字“0”的古代数学家，是小数和负号的发明者，数学界称李冶为“半符号代数之父”，他的研究成果比欧洲早300多年，在当时世界数学史上居于尖端地位。

封龙书院在元代一度成为当时石家庄的文化教育中心，盛极一时。

书院培育众多人才

历经历史的积累和沉淀，至明代时期，石家庄的书院不断拓展，在区域性书院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明嘉靖二年（1523年），真定（今正定县）知府王腾在城西北角（今正定中学）改天王寺为崇正书院。嘉靖三十年（1551年），崇正书院改名为恒阳书院。恒阳书院因培育出明朝著名政治家、东林党领袖之一赵南星，明末著名收藏家、文学家梁清标等而闻名。

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藁城知县尹耕在城东创建了漳阳书院，成为藁城见于史志记载的第一座书院。历经几百年的风雨洗涤，漳阳书院嬗变演化为今天的藁城第一中学。

井陘县立学校始建于宋熙宁年间，原名“学官”。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知县荀文奎在学官之东建陞山书院，成为井陘文化的中心、人才培养的摇篮，在明清两代培养出不少人才。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井陘知县周文煌在县城东三里文昌阁建“东壁书院”。康熙四十年（1701年）知县高熊征捐金修葺东壁书院，落成后，颜其额曰“文昌书院”，名其堂曰“乐育堂”。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知县周尚亲因“文昌书院”距城三里，间以绵河，诸多不便，在县城东门内路北节孝祠旧址营修前后三进、房三十间，颜其堂曰“见山”，门匾题额“皆山书院”，意取井陘乃岩邑，四顾环山之意。

井陘书院几经兴废，历经沧桑，惟皆山书院保存完整。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知县欧阳绣之奉令改书院为县立高等小学堂。辛亥革命后，更名为县立高等小学校，为井陘县开办的第一所学校。新中国成立后，书院曾几度搬迁易名，井陘师范、井陘二中皆基于书院而益兴光大。后因县治迁至微水，遂更名为天长镇中学。

书院是明清两代井陘县的最高学府。据史志载，在明代孕育出柴本、毕莹、武金、霍鹏这些官至监察御史、都御史、副都御史的廉官，在清代又培养出像霍叔瑾、许国璧这样的以孝廉官通政使、以武举封荣禄大夫的名吏，在近代又涌现出傅汝风、焦实斋、霍济光、梁恒昌、霍泰丰等名人志士。书院堪称井陘文化的发祥地、培养人才的摇篮。

旧址之上建起学校

书院自唐代在石家庄发端，历经唐、宋、元、明的漫长发展，至清代，石家庄的书院不仅在数量上已经达到了历朝之最，而且规模上也是空前的。

至清代，石家庄境内的书院已达20余所，如龙冈书院、东壁书院、漳阳书院、文昌书院、培英书院、千秋书院、松阳书院、鹿泉书院、皆山书院、景羲书院、漳南书院等。

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藁城知县阎尧熙在县城东创立培英书院。阎尧熙根据清皇室的教育方针，亲题《劝学十则》，刻碑于书院，以勉学子。书院后一度荒废。至咸丰八年（1858年），知县陈载复建书院，改名漳阳书院。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藁城县知事文灏在县城东北（今藁城一中处）建置漳南书院，造屋41间，邀请师资在此讲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书院废置后，改建为县第一高等小学校。

位于新乐的景羲书院，旧址就在如今的承安学区承安中学。

推开学校的大门，隔着宽阔的操场，就能看到在操场北侧有一座古朴的建筑，这就是新乐



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的井陘皆山书院。本报记者 张晓峰 摄



新乐“景羲书院碑记”的碑首保存完好。通讯员 贾敏杰 摄

文庙的大成殿。在大成殿的后面，还有一座规模稍小的建筑，名叫崇圣祠。大成殿和崇圣祠，都是明代建筑。

据新乐市文物专家相振稳介绍，始建于唐朝的文庙，也称“学宫”，以前占地百余亩，除了现在能看到的大成殿、崇圣祠之外，还有泮桥、先师殿、启圣祠、文昌祠、魁星楼等建筑，当年这里绿柳翠柏环绕其间，历代名儒云集于此，著书、立说、传道、解惑。

在大成殿的空地上，还可以看到几块古碑，其中有一块碑帽上，还能清晰地看到“景羲书院”的字样。相振稳说，文庙周围必有学堂，景羲书院就是在文庙西侧的一处学堂。据介绍，2006年，新乐市文物管理所在这里发掘时，挖出了这块刻有“景羲”两字的石碑。在这块残碑上，专门记载了景羲书院命名的来历。相振稳说，新乐是“三皇五帝”之首伏羲生活过的地方，在承安西南十多公里的地方就是举世闻名的伏羲台。“景羲”就是尊崇、景仰伏羲之意。

新乐的旧县志里还保存有当年景羲书院及文庙建筑群落的手绘平面图，以供后人发思古之幽情。

琅琅的读书声如今仍然在书院旧址的上空回响，“尊师重教”的古训依然在这里传承……

俗事

“玩月”与“拜月”

□路来森

中秋之夜，夜夕，月下嬉游、游玩，古人称之为“玩月”。

嘉靖年间河南《固始县志》记载：“中秋，列瓜果酒饼，男女望月罗拜，已而欢饮，谓之玩月。”此事比较简单，其要在于“欢饮”，其实就是拜月后饮酒赏月。顾禄的《清嘉录》记载了“斋月官”的习俗，写小女儿们“膜拜月下，嬉戏灯前”，应该也是“玩月”的形式之一。

然而，“玩月”更为普遍的一种表现方式，还是于行走中赏月，谓之“走月亮”。

顾禄的《清嘉录》记曰：“妇女盛装出游，互相往来，或随喜尼庵，鸡声喔喔，犹婆娑月下，谓之‘走月亮’。”顾禄所记“走月亮”者，主要是女人们，她们“盛装出游”，可以进尼庵“随喜”，可以玩至拂晓，可以“婆娑月下”舞之蹈之，所以这一夜简直就是妇女们的一个小小的“狂欢夜”。顾禄还引用蔡云的一首诗，进一步佐证了妇女“玩月”的盛况，诗曰：“木犀球压鬓丝香，两两三三姊妹行。行冷不嫌罗袖薄，路遥翻恨绣裙长。”这些妇女长裙飘飘，桂花插鬓，一路行走，一路袅袅，一路芬芳，真个是风流潇洒。

其实，“走月亮”也并非仅限于女人们，男人们亦可户外“走月”。不过，男人们做的通常是选择一个风景佳秀之地，“群集欢饮”，或者“踏月笙歌”。《吴江志》记曰：“是夕，群集白漾欢饮，竹肉并奏，往往彻晓而罢。”震泽旧志记曰：“中秋夜，携榼胜地，联袂踏歌。”都是极好的明证。

如果说，女人们的“走月”还偏于静，带一份娴雅闺秀气，那么男人们的“走月”则简直就是轰轰烈烈、哗然而喧了。

拜月，古人又称之为“拜月祭”。因时代、地域不同，“拜月祭”俗，大同而小异。

一般的家庭是在庭中陈瓜果、月饼供月，进行祭拜，然后赏月。《帝京景物略》记曰：“于月出所方，向月供而拜，则焚月光纸，撒所供，散家之人必遍。”拜月，祭月，然后分享美食。这一些，都是家庭祭拜的基本内容。

拜月，往往是“有所求”，故尔，人各不同，拜月的目的也就各不相同。

南宋《新编醉翁谈录》载：“京师赏月之会，异于他乡。倾城人家，不以贫富，能行者至十二三，皆以成人之服饰之，登楼或于庭中焚香拜月。各有所期。男则早步瞻宫，高攀仙桂……女则愿貌似嫦娥，圆如洁月。”这段文字，不仅记述了“拜月”的盛况，还指出了“拜月”的目的：男人求的是科举高中，女子求的是嫦娥般的美貌秀颜。因月属阴性、主生育，所以古代便有了女子“拜月”以求子的习俗，甚至“乞子”成为中秋节的重要活动之一，“人家儿女于月下设果饼，环服之类，群望月而拜，致辞，谓之请月姑。”她们希望“月姑”生子。到了清代，“拜月求子”又和“摸秋”联系在一起。道光年间安徽《繁昌县志》叙说当地的中秋节：“妇女联袂出游，遇梨圃辄窃南瓜为宜男兆，名曰摸秋。亦有中年乞嗣者，亲友于是夕亦取南瓜，用鼓吹爆竹响之，谓之送子。”这一些，都体现着人们“拜月”求子的美好愿望。

在民间，人们还用“拜月”来为农作物是否丰收占卜，如《琐碎录》就记载了民间“占荞麦”之俗：“中秋无月，则兔不孕，蛙不胎，荞麦不实，盖缘兔蚌望月而孕胎，荞麦得月而实。”这虽然没有科学道理，近于无稽之谈，但却反映出古人对月的崇拜。

时至今日，中秋拜月仍然是人们过佳节的重要行为之一，文化在延续，只是其文化内涵发生了些许的变化。月圆，人亦要圆，只要明月不息，拜月之俗也就绵延不绝。

《尔雅·释天》曰：“秋祭曰尝。”“尝”是一种泛称，它包括了所有的在秋天举行的祭祀活动。而今，虽然有一些祭祀活动已随岁月的变迁而逝去，但我们追怀古人的风俗习惯，犹觉古韵之风扑面。

味道

记忆中的老月饼

□王晓宇

逛街，在超市里看到小时候吃过的老式月饼，心中不禁动了一下。每年中秋，我的记忆中会有老式月饼的一席之地，那种包装简单，花样拙朴、面皮有点硬的老式月饼，却是记忆里最甜蜜的味道，那种香味弥漫了整个童年。



小时候对月饼有无限的向往和憧憬，每一个小孩子都特别喜欢吃月饼，觉得那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食物之一，还没到中秋节，一个个都像小馋猫似的盼望着。那时候的月饼是绝对的奢侈品、稀罕物，平常难得一见，只有等到中秋节才能买得到。

我也喜欢吃月饼。记忆中的那种老式月饼，皮厚、馅硬、油少。硬到什么程度？能打死人的那种，而且花样品种也多，有豆沙馅的、什锦馅的。豆沙馅几乎没有什么悬念，是用红小豆制成的。相对而言，什锦馅就要复杂得多，多半是用冰糖、芝麻、花生、瓜子、青红丝等食材混合在一起，精心调制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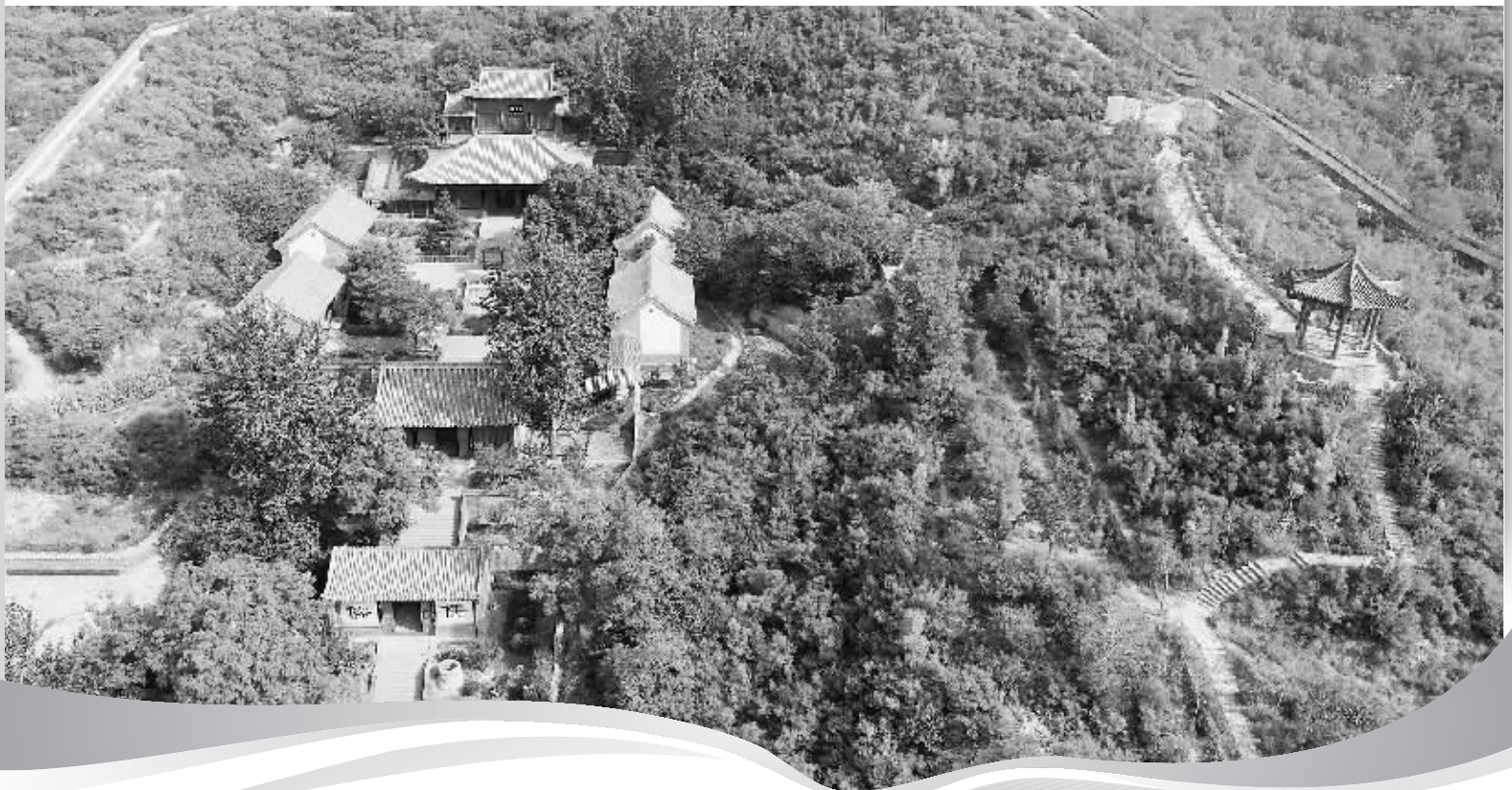
一般情况下，月饼有手掌般大小，用牛皮纸包着，一包5个，用一根纸绳十字交叉绑紧，不管是走亲戚送节礼，还是从商店里买回家，都是这样的包装，朴实无华。一路提在手里，牛皮纸常常会被月饼上的油“画地图”，变得油渍渍，但纸包里却散发着诱人的香味，让人忍不住流下口水。

小时候，每一个孩子都像探险家，我也不例外。因为对月饼里的青红丝特别“感冒”，不知青红丝为何物，老是猜测：这红红绿绿的线状物究竟是什么东西做成的呢？把月饼掰开，仔细研究半天也没有搞明白。灰头土脸地跑去问妈妈，妈妈看了半天，得出一个结论：“反正是能吃的东西，问那么多干嘛？我不依不饶，拽着妈妈的衣襟穷追不舍。多年后我才想到，有可能妈妈也不知道青红丝为何物。就为这，多年之后，我还专门研究了一下青红丝是什么东西做的。”

月饼里的青红丝，多半是用桔子皮、萝卜皮等原材料切成细丝，然后经过盐渍、糖渍、染色、拌粉、晾晒等一系列复杂的工艺加工而成。做好的青红丝既好看又好吃，有弹性，透明、鲜艳，据说桔子皮还有降火的功效。那时，很多小点心都爱用青红丝配色，大红大绿符合国人的审美，图得就是个喜庆热闹。

中国传统美食多到数不胜数，一块小小的月饼，不但是我的最爱，它也见证了岁月的沧桑、时光的荏苒，见证了人们的喜怒哀乐。一块小小的月饼担负着一个时代的记忆，成为一代人共同的念想。

如今，对月饼早已不再像小时候那般狂热，高糖、高油、高脂，让人望而生畏，但人们对老式月饼却仍情有独钟，那是随着岁月一起渗透到骨髓里的一种味道，历久弥香，挥之不去。那是最初的滋味，那是小时候的味道，那是长在身体里的记忆，一辈子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



位于封龙山脚下的封龙书院。本报记者 张晓峰 摄